

那么多好人

■吕游

都说沧州是好人之城，
沧州好人和好人故事令人动容！
好人就在身边，做个好人，
在温暖的大地洒下爱的火种。

我就在好人身边生活，于是
我也成为大家寻找的好人。
好人学好人，像苍松的针叶，
构成生命长青的风景。

这是一名环卫工人——
夜幕掩饰了清扫垃圾的身影，
汗水擦亮雾霭笼罩的黎明。
你无需知道他们——
甘做默默无闻的雷锋，
多一个好人，生活的大道上，
就会多一道靓丽风景。

这是一名人民教师——
站在三尺讲台，传韩柳李杜诗文，
握一支粉笔，授孔孟老庄学问。
你不用认识他们——
甘做那根默默燃烧的蜡烛，
多一个好人，成长的岁月啊，
就会多一盏指路明灯。

这是一名人民警察——
哪里需要帮助，就出现在哪里，
每次出警就是向困难发起冲锋。
你不用知道他姓字名谁——
甘做默默闪光的金盾，
多一个好人，人生的路途，
就会多一段幸福安宁。

这是一名医护工作者——
祛病强身恪守医道天职，
爱岗敬业彰显护士本色。
你只看到他们的身影——
甘做默默耕耘的白衣天使，
多一个好人，生命的天空，
就会多一片健康光明。

这是一名人民法官——
用行动证明行动的正义，
用法律维护法律的高崇。
你只需看到那张正义的面容——
甘做人民的守护神，
多一个好人，社会舞台上，
就会多一架公正的天平。

还有更多身份的好人，
不是一时，
而是成长多年，忽然被发现的
珍珠灵芝，翠柏苍松。
不要说，我写的是一首诗，
我只想表达我的心声；
请不要说他们的事迹多么感人，
他们只是狮城普通一兵。

现在，他们凝聚到一起，
投身沧州新时代建设，齐心协力，
用道德的骨骼，心灵的支柱，
筑牢崛起于渤海之滨的薪新狮城！

茫茫人海，他们如此平凡。
但是我相信，多一位白方礼老人，
多一位谢清洁式的时代楷模，
社会就多一颗向善的种子。
我们相信，十年百年道德风尚，
像甘露，让千千万万好人
变成春笋，拔高城市精神高度，
狮城，是温暖的好人之城！

与电风扇一起摇头

■赵潇

它默默地站在墙角，似乎在沉睡，只有夏天能唤醒它。

岁月早已斑驳了这台电风扇的出处，唯有那斑斑锈迹记录着30年的时光，还有时光里凉爽的陪伴。

它圆圆扁扁的钢丝头里，孕着一株大大的三叶草，那是所有清凉的来处。经历两次搬家后，在偌大的客厅角落里的它开始显得有点格格不入。但在不开空调显热，开了空调显冷的时节，唯有电风扇翻飞出的丝丝凉爽，才会令人感到恰到好处的清爽。

四季里，电风扇更多的时候是沉默的，只有那向上爬升的温度，才能让它渐渐登上舞台。如果说，有人不会忘记它，那就是小孩子了。

总是在那样一个被阳光热烈拥抱、风儿无力轻拂的午后，悠坐发呆的我，突然回过神来，一键按下电风扇开关。看着扇叶逐渐飞速旋转，我朝着它张开了嘴巴，太大地呼出一口气，发出一声“啊”来。电风扇仿佛一把剪刀，不仅裁碎了那个“啊”字，也裁碎了那样的孤单午后。于是，我笑了，笑完又继续朝着它“啊”，然后，等待着那声“啊”字的快乐碎片，向我迎面集结而来。

电风扇朝左边摆动，我便向右转头，它朝右边摆动，我便向左转头。来来回回，左左右右，好像两个小伙伴在进行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。在童年的记忆里，电风扇陪伴着我度过了许多这样的夏天。正是它无言的相伴，让那些孤独的时光也漾起了涟漪。

那时的小孩子，都是喜爱看“白娘子”的。每逢暑假播放，趁着大人不在家，我和表妹总是把家里的蚊帐或者床单拿来裹住自己，当作像白娘子一样的装束。

有一次，我和表妹又裹上了蚊帐。我扮白娘子，她扮小青。我们一起蹦着跳着，疯玩着，没留神，表妹身上的蚊帐的一角卷进电风扇里。虽然及时关掉电源，没有受伤，但蚊帐被绞破了。为此，我们两姐妹受到了狠狠的惩罚。

如今偶尔聊起，我们都感到，那是一段疯癫、快乐、令人怀念的日子。摇头歌唱的电风扇，透窗而入的夏日阳光，无忧无虑的小孩子，这可曾也属于你童年的夏天？

当又一个夏天缓缓走来的时候，我为角落里的电风扇摘下了套罩，按下了按钮。随着一阵轻柔的凉爽拂过脸颊，电风扇轻描淡写地唱起了一段又一段往事，一遍遍地从左往右，又从右往左，摇摆着我深深浅浅的记忆。这么多年以后，它依然坚守着，但再也转不回从前那些夏天里的可爱时光。

听取蛙声一片

■王炜

推开卫生间的门，被一位不速之客吓了一跳。

一只青蛙跳跃着奔到墙角，看到无路可逃，便抬起三角形的小脑袋，瞪着一对凸起的小眼睛望着我，一脸的委屈。像极了我小时候扒着邻居家的门缝，看他们吃好东西时的模样。

我也怔怔地看着它，它从哪里而来，莫不是临场逃跑的新郎？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谁会在这美好的时刻逃跑呢？或许是没有对象的大龄青年，受不了集体婚礼的刺激，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，谁知跑到了我的房间。不禁哑然一笑，自顾自地洗漱起来，让这个小家伙在那里面壁思过。

乡村的夜色，原始、祥和。路边几盏太阳能路灯依仗年富力强想要和夜争斗，谁知夜色越逼越近，越裹越浓。夜成为高高在上的王，它开始清场，热闹一天的花纷纷偃旗息鼓，郁郁寡欢。此刻，王正准备一场盛大的音乐会，一场天籁之声。

房后的池塘里，像被谁泼下的一盆墨汁，漆黑一团，一会儿相聚，一会儿分离，做快乐的游戏。谁知一转眼它们都变成吹鼓手，为夜歌功颂德。那第一个开口的一定是夜请来的重量级嘉宾吧。它声音高亢清澈，极具感染力，于是万蛙齐鸣，急急缓缓、深深浅浅，独唱变成了和声。

斜靠在床头静听蛙鸣，时间久了似乎听出一点门道，这不是王举办的音乐会，这是王主持的集体婚礼。那声音粗厚的是新郎在读爱的宣言，那声音娇羞的是新娘应答的嚶嚶，在这些此起彼伏的粗厚与嚶嚶里，乡野到处是柔情蜜意，你依我依。

躺下却又睡不着，打开一本宋诗囫圇地翻看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赵师秀的这首《有约》真是应景。只是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不爽的，精心准备的佳酿等待客人的到来，却被一场雨搅了局，只能无聊地挑拨灯花打发时间。

夜渐渐深了，蛙却不知疲倦，依旧鸣唱不止。再次起身去卫生间看那位不请自来的朋友，它依然蹲在墙角闭口不言，和它说了声“晚安”便在蛙鸣中睡去。

梦里，我变成了一只青蛙，一只年轻的、强劲健壮的蛙，混在成千上万只蛙中，想要歌唱，张开嘴却发不出声……



红石榴

■杨苏燕

南烛树叶子被捋了一茬
青花碗中的乌米饭刚刚吞下

五月的风裹着孟夏绿，从窗口
跃下 草尖儿上的蚂蚱
看着夕阳坐上石榴花

祖母笑着的皱纹下
曾盛开过桃花
如今，她牙齿的豁口里还
温顺地躺着一个个乳名

黄昏的石榴树下围着一群小伢
祖母说
秋天的石榴籽儿也像你们
抱成团儿一粒粒长大